

人物写真

# 我的英雄舅父

□温洪喜

“八一”建军节前夕，我与三弟相约去上海看望舅父韩德彩。知道我们上午来，老人家早早等待着，见到我们就问：“我以为你妈也会一起来呢！”我回答，我妈已经患了老年痴呆症，严重得不识人，无法同行。我们的到来，他很高兴，把在沪的儿孙都叫到场，唠了不少家常，中午还能喝二两小酒，晚上再留一起用餐。临了特意为我们备了他的书法作品，安排合影，知道我的喜好，送我一枚玉质篆刻章料。他思维缜密，反应敏捷，声音洪亮，完全不像90来岁的人，真是一身英雄气不减当年。

舅父韩德彩是我国著名空战英雄，在朝鲜战争中击落美机5架击伤1架，包括击落且活捉美军“双料王牌飞行员”费席尔，单机击落敌机的数量在空战英雄中也是名列前茅。离休前是原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空军中将。在解放军尤其是空军里，提起韩老英雄的名号都是振聋发聩的存在。

算起来，除了他的子女，我是与舅父交集最多的晚辈了。我退休后发挥优势，义务开展国防教育，四处宣讲老英雄故事，除讲述正闻外，也把我知道老英雄轶闻趣事和具体感受融入进去，使英雄事迹更生动形象，饱满丰富，实在具体。

记得小时候，每有飞机飞过，妈妈总会指着天空说：“看大舅开飞机呢”。我中学时期，他就是航空兵某师副师长，看他穿着65式毛呢礼服雄赳赳，有莫大敬意，也无比景仰。其实他从未批评过我，倒有很多关爱记忆：1980年秋天，我作为陆军小军官去山西怀仁看望当师长的他，他在深夜秋风中亲自到火车站接我，带我参观飞行训练，走进夜晚的飞行员生活，参加官兵联欢，与部分班子成员一起就餐等。逢人介绍，“这是我外甥，小子在38军当参谋呢！”满满的疼爱。1987年后，他早已是原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我调到他所属部队工作，经常到南空机关开会，我与老将军血亲关系都写在脸上，机关人也知道。他提醒我不得搞特殊化，要严格自律，但细节都是满满的关爱，每次去他家都是非常高兴，添菜把盏，交谈甚欢，多次送我衣物和鞋子，暖在身上甜在心里。他对我工作亦多有指导，1994年我在江苏当接兵团长，他安排我关照宿迁市李姓小伙子，此人是飞行事故牺牲烈士后代。征兵过程中，很多事情他亲自布置，具体过问，小伙子顺利来到其父老部队当兵服役，接好革命班。老英雄言传身教，对我都是最好的启发教育。

我在很长时间内，与舅父是陆空有别，天各一方的。不过媒体凡有他的消息我肯定非常关注。1978年间，他任师长的航空兵部队成为空军训练



韩德彩青年像。



韩德彩老年像。

标杆，是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作飞行表演的两名师长之一。后拍成新闻纪录片在全国公映，我就是信息工程大学求学期间观看到的。在任空军副司令时，他深入基层，带队训练，是唯一驾机飞行的军长，《解放军报》有过多篇连续报道。在南空副司令任上，他作为志愿军战斗英雄代表团团长，率队访问朝鲜。他的成就、荣誉、光环，跨越时空，鼓舞激励着我在本职岗位上努力奋斗。

老将军出生凤阳，把蚌埠视为家乡，对蚌埠建设异常关心支持。改革开放之初，作为军区空军分管领导，助力蚌埠老机场定位为军民合用机场，开设联航站，圆蚌埠客运航空梦。在蚌埠老机场搬迁中起重大作用：积极启动项目。直接率队谈判，选址仁和集，安排新场址勘察，省去许多环节；敲定缓搬油库。为我市节省大量搬迁资金，也省去了与国家铁道部谈判时间；推动审批协议。在搬迁协议草案被空军搁置情形下，1997年夏，应我市领导请求，我把韩将军从凤阳县城接到南山宾馆，他直接打电话给空军参谋长，促使空军和原总参参谋部，在20天内履行完实地查看和审批程序。他对老机场搬迁的贡献，我作为驻蚌空军职能部门负责人，是直接参加者和见证者。看看今天蚌埠城市发展，老机场搬迁意义十分重大，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我非常钦佩老人家勤奋毅力。他离休后依然不松劲，不歇脚，除办学校、作报告和联谊活动外，撰写回忆录60万字，多次在北京、上海、南京、福州、合肥、无锡、芜湖、凤阳等地举办书



作者(右一)与三弟去沪看望时与舅父合影。

法展，出版书法集多部。用行家的话说：“他人是用笔写字，韩将军是用心写字！”他的笔墨作品在书法界，在离休将军群体里是一股清流，独树一帜。我最早发现他习字还是在怀仁营房宿舍里，一大堆废旧报纸上，都是古人碑帖摹写墨迹。后来在南京船运大队营区，面对滚滚长江水，挥毫泼墨，整日苦练。几十年来，用功研习，勤奋苦练，终有今天气象。

今年是抗美援朝胜利70周年，空军宣布将以特有方式纪念这个盛事，将邀请空军部分参加过抗美援朝空战的英雄部队代表到现场回顾历史，讲述空战故事。我看到英雄舅父前几天接受了采访，估计老人家又要忙

乎一阵子了。战斗英雄是我军官兵优秀代表，英雄精神是我军战斗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战斗力的源泉，是国防建设的核心，是国防教育的灵魂。经过几年努力，我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各类企业、中小学校、民间社团宣讲老英雄故事近百场次，现场受众达数千，网上受众数十万人。我已受邀为市“夕阳红”宣讲团成员和数个城区“五老报告团”成员。社会面肯定，组织上认可，已给了我动力和方向，我决心继续讲好革命故事，传承英雄精神，播植理想信念，培育时代新人。余辉洒桑梓，余能献社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投稿邮箱：  
4034444@126.com

风土人情

## 内心深处的桥

□韩建国

家乡有好多桥，这一点不容改变。对桥的记忆，在儿时的时光里隐约再现，有水就有桥，这是我的直觉认为。直到大了些，我刻意去问村里年长的老人，面对这个话题，他们总是不加理会，有时实在厌烦了，随便搪塞我一句，自己长出来的。我撇着嘴，咕嘟着回，骗人，我才不信。面对这种尴尬的场合，我自感无趣就跑到村外的一座石桥分外醒目，是村民们的生生不息的必经之路。对桥的记忆也无从考证，就连村中一些有资历的长者，也无法准确说出此桥的来历和年岁。被岁月沉淀了许久的桥简单得明了，简单得干脆。远远望去，青蓝沁色甚显混搭，乍一看，近似古时青花瓷器般的质地，颇有一份浓郁的古韵情怀。近观石桥的桥体，很是养眼，几块青蓝色的大石板错落落地搭在一起，恰好形成了桥面。而桥墩的组成，有几个被凿得浑圆的石墩，为桥面撑起举着霸气的石板，最终称为概念上的桥。

看似简陋却相当有创意的石桥，静静地卧于村头的至高处，突兀且挺拔，骨感分明，许是辨识度高的缘由，直愣愣地扎进了人们的视线里。透过不同的角度看桥的躯体，呈现一种独特的抽象模状，让一些画者都唏嘘赞叹她的冷艳与至美，近观通体前润的桥体，无形中与你平行对视的折射间，倏然撩入眼帘。风从桥下掠过，水面泛起了涟漪，偶溅的水花散落在石桥上，发出特有的叮铃声，随之一阵阵通灵的回荡，让你折服、让你回味、让你聆听她的呢喃！苦楚般的境遇且日益寂寥的桥，难道你是凡间的精灵再现，难道你是村民膜拜的图腾吗？

往往是一场暴雨过后，石桥的墩被冲刷得摇摇欲坠，歪斜全无没有规律分布条理。正是这样，它还是很刻意任性地在人们的视角里，让你有不忍的爱怜。河沟里沉睡多年掉换缺损的石板，露出隐约半边的板面，经长年地洗刷和印染犹如水中遗存的墨玉，等待让你开采。躺在光滑湿润的石板上，实感惬意悠哉，温润的石板柔柔的、软软的、绵绵的，就像投入母亲温暖的怀抱安静地独享。

桥是家乡映照的明镜，她见证了世间的变幻无常，尝尽了人间苦暖。如今旧貌换新颜，旧桥换新桥，美好乡村建设逐渐走上预期的目标。生活要继续，日子红红火火，村民们还是时常提及祖辈流传已久的石桥。时间总会唤醒留存记忆，去附和着打开车窗，深深念及，曾经的桥是村民们赖以生存的腿、是村民们的眼、更是村民们的魂。

触景生情

## 难忘的军歌

□刘乔兰



军歌嘹亮 李陶 摄

我喜欢听歌，听过无数的歌，最难忘的还是三年前，一次偶遇老兵们唱的军歌。每每想起，那铿锵有力的歌声仿佛仍在耳边回荡，令我心潮澎湃，振奋昂扬！

那是“八一”建军节前夕的一天中午，应朋友邀约前往一家饭店就餐。楼下是餐厅，楼上是包厢，我们在二楼。多日不见的友人，相聚一起交谈甚欢，推杯换盏不亦乐乎。忽闻窗外传来歌声，像是大合唱。疑惑间，服务员推门进来，雄壮有力的歌声清晰地飘了进来：革命军人时刻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要注意……问服务员，答：一群老兵在楼下唱歌。歌迷的我，悄然离席，踏歌而行。

二楼的楼梯正对着下面的餐厅，阶梯上已站了不少听众。好奇的我侧身走到大厅外，透过敞开的玻璃门，看见几张餐桌倚墙而放，桌上摆放着盛着菜肴的盘碟。一群衣着整齐头发花白的老人，正精神抖擞、昂首挺胸排列在大厅中央，一位穿白T恤手握指挥棒的瘦高个大爷在指挥，随着高亢激昂的音乐旋律，老兵们放声高歌：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是工农的子弟/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从不畏惧/绝不屈服/英勇战斗……

《小白杨》《打靶归来》《再见吧，妈妈》《十五的月亮》等等，随着合唱、对唱、独唱一首首脍炙人口热情豪迈的军歌从他们火热的胸膛迸发，汇成一股气势磅礴的力量，撞击着在场的每一位听众的心。他们不是专业歌手，不懂

唱歌技巧，但他们用真心真情歌唱。他们的歌声苍劲有力，情感真挚，唱得比专业歌手更能打动人心。人群中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我也被深深感染，禁不住肃然起敬。

眼前这群老兵，须发霜染、面带沧桑，但精神矍铄、目光炯炯。当年，他们曾是共和国的军人，英姿勃发风华正茂，告别父母告别家乡，听从党的召唤奔赴祖国大江南北、边防哨所。在风雨里，在冰雪中，他们紧握钢枪，用生命捍卫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安宁……转业或退伍回到地方的他们，初心不改，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们继续用军歌来歌唱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歌唱人民军队，歌唱军旅生涯的峥嵘岁月……

一位眉宇间透着英气的老兵，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出大厅，我忙趋步上前询问。老人自豪地告诉我：我们是1966年从这座城市走进军营的，至今已55年。每年建军节，当年的战友们就会聚集一堂，用唱歌的方式庆祝节日。“李连长，王团长喊你上场啦”大厅里传来喊声，与我说话的老者原来是连长。他指着那位指挥唱歌的老人说：“他就是王团长，是我们活动的组织者。”大厅再次传来催促声，他只好歉意地笑笑向我挥挥手，匆匆走进大厅。

没有豪华的舞台、没有璀璨的灯光、没有乐队的伴奏，也没有统一的服装，却是一台最独特、最有魅力、最感人至深的演唱会。一首首旋律优美荡气回肠充满正能量的军歌，也鼓舞着我面对未来，勇敢向前、向前！这是我生以来听过的，最动人、最难忘的军歌。



龙子湖夕照 欧振宝 摄